

新波旧澜第二部

满 山 红

慕 湘 著·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
七二一五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17¹/₂·字数392,000
1978年11月第1版·1978年11月广州第1次印刷·印数200,000册
书号10137·6 定价1.20元

林校长伏在地图上问道：“你们打算到什么地方？”

郭松说：“没有一定，走着看吧！”

“最好咱们规定个地方，不要失了联络。”林校长在地图上用手指寻找着，说：“现在只有往西 北方向走，离开 这条 大沟——看，这一片几个村子怎么样？”

彭伯箴眼睛随着林校长的手指转着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可以，就这一带吧！”他抬起头对郭松说：“就在刘家会一带，你们先走，我们随后就出发。”

“那我们先走了。”郭松说完刚要走，忽然 外面打起枪来，随着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几个教员慌张地跑进来。随后 一个军官跳进屋门，举起手枪厉声地喊道：“不准动！咱们都是中国人，缴枪！”

郭松全身紧张了一下，刹那间，他从那军官身后一个快步迅速地跳出屋门，却冷不防和一个兵正撞个满怀。这时院里 已满是端着枪的兵，气势汹汹地在厉声叱喝。几个兵扑到他的身上，用力扭住他的胳膊，一个兵狠命地在他腿上踢了两脚，抓住他的后领猛地一推，又推进了屋里。

屋里的人本来都没带枪，那军官却在威胁地喊道：“谁有枪，快缴出来！”

林校长从人们身后站出来说：“贵军是哪一部分的？我们是正式的抗日部队，大家不要误会了。”

那军官恶狠狠地叫道：“什么误会，快快缴枪！”

彭伯箴愤怒地质问道：“这是谁的命令，为什么 要缴 抗日部队的枪？”

那军官暴跳起来：“这是师长的命令，不缴 枪搜 出来枪毙！”停了一下，见没人应声，他又大声命令道：“一个 跟一个，到院里

他们爬上了峰顶，只见四周被一望无尽的起伏的山峦环绕着。向东南望去，在群山重叠中，大川显得非常深阔，仔细辨认，西会、长沟等村还能隐约看到。

大家气喘地弯着腰，一个一个地爬上来了，只有蓝蓉和小娥落在后面。一个不祥的预感在威胁着她们。蓝蓉的心紧缩着，她不敢想象事情将会是什么结果，她只希望这一切只是暂时的，过上一会儿，也许郭松们又平安地回来了，依然又和大家愉快地团聚在一起。但这希望在她心里却越来越暗淡，从那一阵枪声里，从高永强可怕的神情里，她已不能再相信这微弱的希望了。她深深地埋怨郭松不听高永强的劝告，也懊悔自己没有坚决阻拦他，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。她觉得全身疲软无力，每向前走一步，便离郭松更远一步了。她迂缓地走着，走两步便回头望一望，她感到眼前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，无情地吞噬了她心爱的人，也许永远再见不到他了。想到这里，心里剧烈地痛苦起来了。

她回头望了望，小娥站在山坡上不走了，伸着脖子呆痴痴地朝山下望，她心里更难过起来，便凄楚地唤了一声：“小娥，走吧！”

小娥转过身，脚步蹒跚着，一步一步爬上来。蓝蓉见她满眼泪花，便安慰道：“不用难过，一会儿他们就会回来的。”

小娥没有言语，眼泪却簌簌地滚下来了。

“就在这里等吧！”陈达平在高永强身后气喘地说。

高永强眼睛望着远方没有回答。

二禄也着急地说：“不要再走了，走远了，他们回来，会找不见我们的。”

高永强瞟了他一眼，仍然没有作声。

大家站在山头上，怀着不肯定的希望，谈论起来了。

玉秀犹豫不定地说：“下是一定要下去的，只是不知道哪里好去。”

孟大娘沉吟了一下说：“咱们先到王家坪看看，要是那伙乱兵走了，咱们先去讨口吃的。”

玉秀想了想，再没别的办法，只好同意了。于是一手拉着玉珊，一手搀着孟大娘，又从岩石堆里爬出来。当她们刚下到沟边的路上，天色已昏黑了。她们顺着路一直向山谷深处走去。虽然两天没有走路，腿脚已歇过来，但难忍的饥饿却使她们越走越无力，走不远便要坐下休息一阵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月亮从山背后出来了，在迷蒙的清光中山谷显得越发深远，两边的群山也显得越发阴森可怖。当她们走过了一段斜坡到了沟底，忽然路面宽阔起来，在路的一边还听到淙淙的流水。玉秀警惕地注目向前张望，在朦胧的月色下，看到前面有一丛树，树下面仿佛有一簇房屋。她立刻停住脚步，小声地对孟大娘说：“前面是村子了，你先在这里等一等，我过去看一看。”

她一阵快步跑过去，当村边的房子已可清楚看到，还离有几十步远的时候，她放缓了脚步，蹑手蹑脚地躲在树影里，慢慢走过去。她留心地倾听着，村里一点动静没有，也没有一点灯光。在村边一家院子门口她停住了，只见院门大开，里面的房子全是黑洞洞的。在这深夜的山村里，空落落的没有一个人。比在荒山野谷里更分外使人害怕，她不禁毛发悚然，拔腿就往后跑。

孟大娘见她慌张地跑回来，惊吓地问道：“村里有兵吗？”

玉秀气喘着说：“一个人也没有了，哪里还有兵！”

孟大娘松了一口气，高兴地说：“谢天谢地，总算咱们还该有命。”

玉秀心神不定地说：“村子里没有人，进去了恐怕也找不到

“打猎?”永春斜了她一眼,显然对玉秀把“打山”说成“打猎”听不惯。然后他把头向后一晃简单答道:“后山上。”说完把玉秀手里的弓夺下来,大概是怕她给弄坏,连同作好的其他工具一起小心地收拾到窗前墙根下,进屋取什么东西去了。

玉秀对这种冷冰冰的待遇,有些难堪;但她被一种热烈的希望鼓舞着,不肯错过这个机会,便振作了一下,又搭讪着对周吉来、周吉福说:“你们俩不是亲兄弟吗?”

吉福头也没抬“嗯”了一声,吉来却毫无表示,象根本没听到她的话一样,倒是登科站起来把她上下打量了一下,说他俩是叔伯兄弟,说完也跑进屋里去了。

玉秀站在那里对这弟兄俩再也想不出什么话好说。一会儿眼看着他们拿着家什跑走了,谁也没有理她,连看都没看她一眼,好象眼前根本没有她这么个人一样。一种年轻女人特有的自尊,深深地受到了刺伤,她无可奈何地呆呆地站在那里出起神来。

整整一天,玉秀呆瞪着眼睛想心事。孟大娘见她这样子,怕她生了病,一会儿摸摸她的手,一会儿摸摸她的脸,问她怎么了,她只微笑着摇摇头不说话。她完全沉湎在一种自己也难以说明的纷乱心境中。一个顽强的意念缠绕着她,她想象着那伙青年和自己一下亲密起来,她将把什么话都告诉他们。她把想说的话一句一句地默诵起来,每想到得意的时候,刚才那些冷冰冰的面孔又使她烦恼起来。明明一伙可喜可爱的人就在跟前,却无从接近,心里一烦乱,又从希望的高峰上跌落下来。想来想去又觉得刚刚只第一天,未免太急躁了,于是满腔希望又重新炽烈起来,最后她下定决心,必须把这伙青年抓到手。

傍晚,那伙年轻人说说笑笑地回来了。每人身上背着几只野

晌午叫大家美美地吃顿肉。”

这时永春、登科回来了，等他们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登科瞪着眼说：“他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！走，再给他送回去。”

黄双成得意地摇摇头说：“不必啦，这回他没有捡到什么便宜。”

永春把肉翻开看了看，立刻愤怒地嚷道：“这后肘上少了一大块肉，不行，得找他去。”

黄大婶用右手背拍了下左手掌苦笑着说：“算了吧，叫他吃了吧！”

黄双成摸着下巴咧着嘴巴说：“吃块肉算什么！他服了输就好。”他看了看玉秀称赞地说：“这是姑娘给出的好主意。”

玉秀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赶忙笑着说：“这事多亏是大家齐了心，还是给大家分吃了好，顺便也给大家说一说。”

永春把脚一跺说：“对，这是大家争回的。”立即拉着登科跑出叫人去了。

不一会儿人们陆续地来了，黄双成父子一面分肉，一面给大家叙说刚才的事情，人们高兴地笑着把肉拿走，没有来的，永春、登科几个人挨家都给送去。

中午，他们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野猪肉。

第 五 章

一天下午，玉秀照例又和那些姑娘们坐在院子里闲谈，黄双成父子俩恰好没事，也好奇地远远坐在一边听。当玉秀谈到“只有穷人们结成一条心，跟着共产党走，才能把日本鬼子打出去”的时候，黄双成忍不住插嘴说：“大姐，你说的对的哩，去年春天红军从陕西打过来，俺们这里来了一个小伙子，说的话和你说的模一样，人们叫他说得全开了窍。咱们穷人真是没个熬头，平时挨打受骂，挣的几个钱，仅仅饿不死就是了。现在鬼子又打来，连窑也不能下，剩下的只有一条命了，实在逼得没法，也只好把这条命拚了。”

玉秀笑道：“不用着急，共产党还会来的，咱们穷人有出头的日子。”

坐在门坎上的孟大娘愤恨地说：“那个死不了的阎锡山，光知道打共产党，鬼子来了怎么不打？跑得丢盔擐甲的，临走还把老百姓糟践成这样！”

玉秀说：“所以咱们老百姓非自己起来干不可！”

黄双成闪烁着期望的眼光感喟地说：“红军赶快过来吧！再不来人们实在没法活啦！”

随后，玉秀又讲起八路军在平型关打胜仗，在阳明堡烧敌人

魏进宝立即赞成说：“对，人们穷得饭都没有吃的了，他还在放印子钱。”

大家都等待着玉秀的回答，玉秀问了些关于王子安的情况，沉吟了一下摇摇头笑着说：“现在是大家团结抗日的时候，只要不是汉奸，就不能收拾他。”

登科赶忙辩解说：“鬼子要是进了山，他准当汉奸，现在收拾了他，省得以后麻烦！”

吉福也说：“不收拾他，他若投了鬼子，村里人更没法活了。”

玉秀听他们的口气都很坚决，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服，她沉吟了一下为难地说：“这种坏人将来一定要收拾的，只是现在我们人太少，暂时先不忙去收拾他，我们还是多联络一些人，等人多了，力量大了，什么事也就好办了。”

永春说：“人是不发愁，大家出去一串连，村里的年轻小伙子都会来的。”

登科接着说：“外村也能找一些，看咱们要多少吧？”

玉秀笑着说：“有多少，要多少，抗日的人越多越好。”

坐在炕边上的香儿听他们的谈论听得入了神，不由地插嘴说：“大姐！把我也算上一个。”

大家都笑着看她，永春说：“你闺女家不能干这种事！”

香儿鼓起嘴不服地说：“闺女又怎么样？大姐不也是闺女？”

说得大家都笑起来，玉秀点点头说：“你们可不能看不起闺女，革命的事男女都有份的。”

永春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其余的人都说：“好吧，要上她！”

事情谈完了，玉秀拉着香儿的手要走的时候，登科拦住她说：“还忘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们几个人想拿上枪下山转一转，你说可不可以？”

不能住啦！赶快收拾东西，天明了进城。”

凝芳心里一跳，她十分痛悔刚才没有和她们闹着不下去，把一个大大的机会错过了。她难过得几乎要哭起来。等杨守中、吴姨太们都走了，她躺在炕上又沉思起来，她想世俊也许还会来，而自己明天却走了。她又想世俊也许不会走远，明天一走，他们一定会知道。这更增加了她逃跑的勇气。她思前想后，时而高兴，时而焦急，最后把牙一咬，决定明天死也要逃走。

第二天天刚明，赵大嫂便来唤她到前面吃饭，她自从到了这里还是第一次走出后院。她走到前厅在饭桌边刚坐下，杨守中似笑不笑地说：“这些天委屈你啦！从前的事情，过去了就算啦，从今以后回去好好过日子吧！洪文那孩子有口无心，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！”

凝芳低着头没有吭声。吴姨太却讥讽地说：“杨洪文是个说大话的软皮蛋，他能怎么样？人家的心早变了，有那么多相好的，还稀罕个杨洪文，你不见那些土匪想的，走到哪里，能找到哪里，三更半夜都能找得来。”

凝芳低着头咬着牙一声也不吭，她大口地吃着饭，打算吃得饱饱的，好按计划行事。

吃过饭，门口早套好了两辆车。前面一辆是胶皮轱辘敞车，满载着包袱行李细软家私，杨守中坐在上面；后面一辆是蓝篷轿车，吴姨太和杨守中老婆坐在轿口，把凝芳和杨守中的十六岁的闺女挡在后面。

两辆车驰出了村子，沿着一条大道，直奔西山脚下的公路。凝芳晚起来从车窗向外眺望。早晨的太阳照着峰峦重叠的西山，照着山脚下的村庄枣林，一切都浴在清新的金黄色里。那一带西山对她是多么亲切啊！那里面蕴藏着她的希望，蕴藏着她

很刚直坦率，虽然在这种环境下，依然有说有笑，满不在乎。

郭松一面吃饭一面问道：“你们班有几个咱们的人？”

白凤梧说：“除了扣的两个溃兵，都是咱们的人。刚才吃饭你没看见，大部分是咱的人，连发的枪也是咱们的，他们真发了个没本钱的大洋财。”说到这里他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咱得赶快找见老彭，问他怎么办。我看这个队伍好办，把班长、排长一收拾就拉走了。”

郭松摇摇头低声说：“不要着急，先跟大家联络好，等找见了老彭再说。”

白凤梧皱起眉说：“人们急得都想自己跑，找不见老彭，你就领头干吧！”

这时一个兵——大概是五班班长，从厨房里出来，一见白凤梧立刻叱喝道：“吃饱了，还不赶快回去！”

白凤梧迟疑了一下，慢腾腾地站起来，头也没回走了。郭松吃完了一碗饭，把碗送回厨房也回来了。

半前晌时候，太阳照了满窗，排长、班长才醒来，洗完了脸又走了。这时值星班长探进头来，叫派一个人去领给养。王德功派走了曲天成，他便和院子里的一些兵坐在门口晒太阳。屋里只剩下郭松和吕燕琳伸长腿坐在炕头上。

吕燕琳低声问道：“我们怎么办呀？”他的孩子样的大眼睛里闪烁着焦急的神情。

郭松拉着他的手，对着他的耳边说：“不要发愁，有办法的，这个队伍没有一点基础，我们这样多人加入进来，很快就会把它改造过来的。”

“有了事情，你不要扔下我。”吕燕琳望着郭松的脸说。虽然只相处了一天的时间，他对郭松已怀着很大的依恋。

郭松紧握着他的手说：“那一定的。”

接着郭松问起他的情况，他说他是一个民先队员^①，在学校里是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，今年元宵节在太原火炬大游行的时候，因为在阎锡山的大衙门前喊了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，他曾经和几个同学一起被阎锡山关过禁闭^②。学校搬到清源以后，他在班上第一个报名参加了游击队，现在他是游击队的小队长。不久以前，父亲专门跑来找他回家，他坚决没有回去。现在他十分惦念他的小队里的几个同学，不知编到哪里去了。那些同学和他都很要好，大家相约不打败日本，坚决不回家。显然地他现在正在为失去这些同伴而感到莫大的痛苦。

他说着说着难过起来。郭松低声安慰道：“慢慢地都会找见他们的，你的同学这里还有很多，见了他们都个别地说一说，这只是暂时的挫折，不要悲观失望，也不要单独逃跑。我们的领导人都在这里，一定有办法。”接着他根据这一天多所了解的情况作了分析。他说这个队伍完全可以掌握起来，但必须作好两方面的工作，第一要赶快串联好自己的人，使大家稳定住，不要动摇，不要个人行动；第二要下功夫争取团结那些被扣留的溃兵。

吕燕琳受了郭松的鼓舞，心情又欢快起来，他眼睛闪耀着兴奋的光泽说道：“我一定找机会告诉所有的同学，这件事我完全负责，你作那些溃兵的工作吧，我不知该给他们说什么话。”

郭松笑笑说：“革命遇到什么工作，就得作什么工作，不会就学嘛。”

① 民先队即民族解放先锋队，是“一二九”运动以后建立的抗日救亡团体，我党的外围组织。

② 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执行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，不准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和“收复失地”的口号。

为兵们支应官差。他留神地察看着每一个人，寻找着维忠们的形影，深怕把这机会错过，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。一会儿又想到，如果遇见他们这次一定要多问几句话。首先要问明他们是否被编散，住在什么地方。他心里一动，忽然后悔没有写一张纸条拿在手里，如果不便谈话，就把纸条交给他们，叫他们也用同样办法，写个纸条把情况告诉自己。

他正在心里七上八下地想着，眼睛东张西望地看着，冷不防后面有几个人赶上来，一只大手把他的衣领抓住。他吃惊地扭头一看，却正是冯维忠，后面还跟着冯德奎和韩大成。只见维忠满面怒气，大声喝道：“你往哪里跑！我知道你跑不出这个村子去！”一面又命令冯德奎、韩大成说：“抓住他，把他带回去。”冯德奎和韩大成立刻端起枪把郭松押解起来了。

郭松定了定神，立即完全明白了，他低下头，一言不发。

值星班长回头一看，瞪起眼冲过来怒叫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他是我们连的人！”

维忠冷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们连的人？你长着眼吗？你们拉兵就这样拉法？”

值星班长暴怒了：“你们还讲理吗？大天白日敢在大街上拉我们的兵？”说着，端起枪便拉枪栓。

维忠一把将他的枪口抓住，怒叱道：“你是哪一连的？我告诉你，他是师部副官长的护兵，开了小差，你们连谁和他勾结的？他怎么窝藏在你们连里？”

值星班长满脸凶气立刻收敛了，赶快收回枪，惶惑地端量着维忠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，这，我可不知道。”

维忠训诫地说：“回去告诉你们连长，叫他以后少拣这种便宜！”

他不知连长找他有什么事，心想一定是刚才他抽大烟顾不上和他谈，现在过足了瘾，才找他谈。他要趁这机会和连长拉拉交情，先建立起一点感情，他心里斟酌该同这个外号叫“烟瘾”的人谈些什么话好。

到了连部，他轻轻推开门走进屋里。阎印坐在炕边上，手里拿着一张纸正同站在身旁的文书谈什么话。他一抬头，看见了郭松，立刻瞪起眼，挥着手说：“出去！出去！不喊报告就进来，这是哪里的规矩，重来！”

郭松意外地愣住了，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文书对郭松笑了一下说：“干文差使的就是不行，这是军队的礼节，你都忘了？”一面又向阎印求情似地说：“这回算了，下回叫他注意就是。”

阎印怒气不息地说：“下去你好好教一教他！”

文书连忙说：“这容易，一教就会。”

阎印沉默了一下，又抬起头责问道：“你刚来就集合队伍讲话，你请示过谁？”

郭松早气得忍不住了，一听他是因为这事专门找他来，便也冷起脸激愤地说道：“我是师部正式委派的指导员，别说刚才我不是正式集合队伍讲话，我只不过是在院子里遇上大家随便说了几句话。就是正式集合队伍讲话，我也有这个权利！”

阎印大怒起来：“什么？你有权？你的权大还是我的权大？我管你是哪里来的，到了我这个连，就得归我管！”

文书见事情闹大了，赶忙责备郭松说：“你这人太不懂规矩，怎么对连长这样说话，若不是连长脾气好，你得吃大亏的！”说着把郭松推出去了。

郭松极力地压住满腔怒火，站在院里思索起来。想不到一开

始就遇上了这样的事情，这怎么能干下去呢？但一想到整个的任务，又怎能不干呢？他心里剧烈地矛盾了一会儿，慢慢冷静下来，又觉有些好笑，对这种人自己怎么能动感情？自己的火气发得实在太没意思。他觉得这些旧军官根本不懂得政治工作是什么，怎么能尊重自己呢？这可能是个普遍问题，一方面要靠艰苦的工作来克服这个困难；另一方面也需要上面统一作些规定，他决定找彭伯箴把这个意见提出来。

吃过晚饭，他又跑到彭伯箴的住处。这次他熟悉了，不走师部的大门，从后街上一个小门进去了。彭伯箴正在和几个人谈话。郭松在一边听了听，原来那几个人也是刚到连上当指导员的，有的被送到伙房里住，有的连里没有文书，叫管文书的事，郭松也把自己的情况和考虑的意见说了。

彭伯箴笑了笑说：“大家暂时忍受一下吧！我们是硬挤进去的，怎能叫他们欢迎呢？好在胡顺已被我们说服了，今天晚上把这些情况再跟他谈谈，通过他给下面再打打招呼，以后也许会更好些。不过，不管如何困难，大家要抱定决心，一定坚持下去。”

那天晚上郭松和文书、勤务兵们挤在一个炕上睡了一夜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郭松借了文书的花名册，正往小本上抄写全连的名单，忽然门外喊了一声：“报告！”郭松抬起头还没来得及回应，阎印带着三个排长进来了。连长喊了一声：“敬礼！”几个人规规矩矩地举起手来，给郭松敬了个礼。慌得郭松不知该怎么办才好，赶忙丢下小本跳起来和大家握起手来。

阎印立正姿势站着，十分恭敬地说道：“昨天指导员来，我没有弄清楚，多多失礼，请指导员不要怪罪！这是咱们连的三个排长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他们。”

松抓住这些条件,更大胆地工作起来,每天除了上课参加讨论以外,又教唱救亡歌曲,找人个别谈话,召开积极分子会议。他把各班里可靠的人都吸收到积极分子会里,名义是研究学习,实际上是每天搜集情况,研究工作。又分派吕燕琳专门掌握那些青年学生的工作。几天之内整个连队紧张活跃起来了。

但是没过几天,却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。这天郭松照例又召开积极分子会议,先来的朱英泽、常炳信几个人却不等开会就争着说起来了:

朱英泽说:“我们那班长在讨论会上,因为争论问题争不过人家,就动手打人!”

常炳信说:“我们班一开会,班长就一个一个点名叫背指导员讲的话,背不出来,他就训骂一顿,弄得谁也不发言,就他一个人讲。”

另一个人说:“我们班也是一样,一开会就是班长和排长讲,他们一讲还是日本鬼子怎样厉害,老百姓怎样坏那一套。”

常炳信说:“他们说女人说顺了嘴,一说就是那些下流话,说起来就没个完。”

郭松本来已察觉了这些情况,因为班长、排长不出去,在家管起事了,自然要发生这些事情,因此全连刚鼓舞起来的情绪又有些低落。大家都有些沮丧,催郭松赶快想办法。

郭松和大家研究了一下这情况,劝大家不要泄气,要耐心作艰苦的工作。同时决定改变办法,从明天起,讲完了课,出几个讨论的题目,晚上召集班、排长来按题目汇报。果然第二天一汇报,那些人哪里见过这种作法,一个个你推我让低头不语。郭松抓住机会针对他们那些荒谬言论又给他们大讲了一通。虽然他讲得很婉转,那些人却垂头丧气地坐不住了。下一次上课时,

嚷乱叫。原来是连部的一头驮东西的大黑骡子，不知怎么惊了，拖着一条缰绳，往东窜，被东面的人拦回来，往西窜，又被西面的人挡回来。饲养兵是个抓来的民伕，看样子不大会调牲口，张着两只手躲躲闪闪地跟在牲口后面跑，毫无办法。

站在门台上的大排长胡来一见郭松，立刻拍着掌大声嚷道：“有办法啦！有办法啦！赶快叫指导员给骡子作作政治工作。”

立刻有一部分人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多数人却扭过头，激怒地瞪着胡来。随即又惊异地把眼睛转到郭松身上，担心着郭松怎样来应付这意外的嘲弄。

郭松又走了两步，和胡来面对面站住了。他绷紧了脸，暂时不说一句话，周身上下地打量着胡来。胡来在郭松威严目光逼视下，嘻皮笑脸顿时消失了，不由地手也垂下了，脚跟也靠起来了，规规矩矩地站成了立正姿势。周围的人也都哑静下来，气氛立刻很紧张。郭松十分严肃地问道：“一排长，刚才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

胡来手指不安地捻动，脚跟微微移动了一下，头抬起来又低下去，但仍然还是立正姿势，然后吞吐地说道：“没，没有什么意思，我瞎说哩！”

郭松冷笑了一声说：“不会没有什么意思吧！你说得明明白白，叫我给骡子作政治工作。大家都知道政治工作是对人作的，你这样说，岂不是把你和大家都变成骡子的同类了吗？你这是污辱我，还是污辱大家，还是污辱你自己？”

胡来默默地低着头，一动也不动。郭松又说：“师长有过命令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你就是这样执行师长的命令？本来现在我可以立刻把你送到师部去，请求师长处理。不过这次我不想多追究了，以后可是下不为例。”他挥了一下手说：“大家上课去！”

方面的关系，我领着他去打个招呼，顺便也把那个纸条的事情对证了。这里我再给曹操报告一下，如果他们不讲客气，再鼓捣曹操出面对付他。”

郭松一句一句地听着，考虑着，最后点点头说：“只好这么办了。”一面又对有年说：“有年，你沉住气，不要怕，有我们大家在，绝不会使你吃亏。”

有年说：“不怕，只要对革命有好处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”

大家正说着，彭伯箴来了，大家立刻起立，让他上炕坐下。他因为发生了白凤梧的事件，预感到一种不好的苗头，想到下面看看部队的动态。他很注意曹仲参和胡顺的关系，想再多了解一些情况，便特地来找冯维忠、江明波。

郭松急忙把刚才这里谈的情况向他一一重说了一遍。他正忧虑这件事不好处理，听了立刻高兴地说：“太好了，这件事不仅是白凤梧一个人的问题，看来是个有计划的阴谋，那些反动军官正在大喊大叫，这事必须很快揭穿。”

郭松又把冯维忠刚才的意见说了。彭伯箴考虑了一下，同意这作法，只是上面暂时不便出面过问，决定由郭松负责具体掌握。

郭松看看时间不早了，便站起来说：“时间不多，维忠赶快去作你的事情，再过一会儿你们就去，我们也在二团团部等你们。”

郭松走后，这里彭伯箴留下同江明波谈起曹仲参的情况。

三

半下午，郭松让白凤梧和师政训处那两个下来调查的人先到团部，找团长、政训主任汇报调查结果，郭松也借故请示一件